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

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飾○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喧、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此釋章內上五句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孔疏]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喧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

[呂記]長樂劉氏曰、與謂水厓學曲之處、

嚴緝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貌劉毅之意也○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為僩

大全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楗音健○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書之矣○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

○補釋章內下○四句

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通解興意至五句止。瑟僩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此章本意與大學引用意略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謂講習討論之兩致其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已。如既切復磋然也。彼以琢磨語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兩肅其力。此則言省察克治之力。有進無已。如既琢復磨然也。蓋彼自精密言精斂者粗疎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逐據鋒也

本言知行工夫而顧曰美其德者蓋切磋者知之功即所謂擇善而為知也琢磨者行之功即所謂固執而為仁也彼以瑟僩為嚴敬之內存赫喧為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于外者言之也彼不可諼揔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忘之此則只自瑟僩赫喧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自不能忘也故其工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終之云者猶言到底意非指後世之後言也

淇澳綠竹字甚明說家種種頗生駢枝故盡去之輔注道學自脩亦本大學來注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然與道言之

就猗竹博柄衛人美武公之德一句。本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有猗章內上五句耳。通解亦似撞作周旋也。鑢錫據字最穩厚錯之器。錫平木器。其制未詳。衍。升於何反。僴喧諼。俱去聲。○如道學自脩可說。邛道盛德至亦可說矣。此古今笑柄。勿談。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伏竹章內上五句則以說談）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

孔疏、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

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以
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〇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
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
諸侯亦皮弁以視朝〇

【嚴】緝璂會其

通解充耳二句〇宜就本等物色〇發揮出尊嚴之意〇要見他人皆
以石以玉〇無如我侯之尊嚴也〇注中德之稱即此是觀而見其
三字可知矣〇其下四句〇此〇亦〇指下四句〇遂言其德之著于外而人之不能忘耳〇其
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為幹上五句〇而見其德之稱為幹下四

句。非集傳意。○按冕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冕耳。

六帖 三采。朱白蒼也。

補按此章。粹縝。孔疏亦引玉人鄭注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之云。而不知其甚謬也。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亦玉人孔疏。頎不言圭。而言瑱縝之長。遂至此邪。且據禮書圖所肖。雖未得真。然似瑱。邪左右所垂。未云四五也。皮弁不瑱。本所舊闕。不但通解。禮書。即有藻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與。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

皮為之。蓋皮弁得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凡在下為是基。可以託宿者為郎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郎。則下柢用象而托以皮者也。舊圖皮弁。盈弁俱為小圈。而依此。則云飾縫者。當獨在下。舊圖誤耶。禮書又曰。諸侯之皮弁。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則比注疏為詳。琇瑩瑩字。今仍在八庚韻。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輿也、簀、棧也、竹之容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
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
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
（此釋上五句）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輿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
（此釋下四句）
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
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
則其動容周旋之閒。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
謂也、

攷繹 禮檀弓注曰、簀、謂床笫、即床棧也、○呂和叔曰、古者車輿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

疏 義鐵鏁已至於精純、則成功之極也、生質能全其溫潤、則沒其本然矣、○輢、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輢上出軾者、以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

揉而輪出軾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所横木、在下者爲軾、上者爲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層出也。此説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稍異、姑存之、○張而不弛一段。語出禮記。凡人斂束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之人。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

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

註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溫潤。就圭璧上言。非即指武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見。須把正意影像另講在前面。寬綽四句。不可作四層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含得

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其自如耳。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蓋
依較非故欲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言之耳。善戲謔足咲
諧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大既見而康。而色。載色載咲。和氣襲人。
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言戲動說。戲言出於私。戲動作
於謀。便不謂之善矣。

解按綠竹如簀。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典中。夾比。又一法。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

戒，戒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大全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

使遠覩誅畢竟也去聖今近氣象自是不同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嚴緝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民說自若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窮處澗谷之中而成

其樂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

通解不忘此樂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澗谷而言、或指寬字邁字軸字太拘、夫賢者在野、此衛所以日替也、

精按集傳澗叶居賢反。媚下阿陸固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于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

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孔疏 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故亦為長貌、東宮太子之妹、明其為嫡夫人所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

公者、蓋侯臣子之稱、便文耳、

蔡傳、邢、周公之後、諱近齊、後爲齊桓公所滅、

六帖、碩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〇衛侯之妻、說者大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爲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去。繞是詩家本色。

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

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箋 螓、謂蜻蜻也、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孔疏 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别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釋蟲云、螓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蠽蠽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

而小、有文、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别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咲之貌美在于口輔、

［六帖］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然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或他詩亦有巧咲二語、偶于此同、而删去耳、然則月離于箕、亦未必正為漸漸之石篇中語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也、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
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
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蚤也、玉藻曰、
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
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
退、無使君勞于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令之不然也、
孔疏、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

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為之飾、若出
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
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聚、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
夫、

儦繂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
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大全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粹服、服
玄端、

六帖朱幩鑣也。而遂以鑣鑣貴之。此以實字為虛字。凡古書重

字○大半借實字用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
庶士有朅、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
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
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菼、
亂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
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義盛備如
此○亦首章之意也○

釋文、罛音孤、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
孔疏、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葭蘆菼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

泲○是河在齊西北流也、

‖蕟鮮‖本草以鱣為黃魚、是也、鱣今俗作鱘、即鱘鱑鮓、是也、說文曰、魚着網○尾擭擭然○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菼、薍、萑、又名騅、亦一物而名四、薍頑去聲、庶出謂之孽、朅與伯兮朅兮音義同也、

‖通解‖宗國之地美○歸國之儀盛○

麟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孽既以庶孽為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寔字為虛字○如鑣鑣之類耳○景詩世學云○鱣江南謂之鱓鱑○則鮪鱘鱓也○埤雅云○無鱗甲○而孔謂甲可摩薑又

小弁云。

碩人四章章七句、

通解按此詩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饒勝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意只是傷其不得於夫、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於夫、此所（略本小序）以無子也、觀鄘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二句

微露今日不見荅之意、玢婉而章者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徒爲不固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非瑣 男子欲卽於夏中以爲期。已卽謂之。非我欲得遇子之期。但子無善媒耳。

○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呂記 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

則兩致之矣○此言之次第○〇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貿解說文曰、貿、交易也、諸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縣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言已初為遲疑為男子所追趣○乃許之○

解楳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蓋通章一韻也○大約朱集傳此篇多斷韻○少叙韻○又一體○不可概入協韻○○鄭曰、季春始蠶孟

夏貴緐。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卦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

嚴緝李氏曰、復關、關名、槃曰、漣漣涕出接續之貌。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體無凶咎之言。言與我宜爲室家。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

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

大全華谷嚴氏曰、鳩、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鶻鵃、青骨嘲、本草曰、鶻鵃尾短、黃色、多聲。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梁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

格。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麟按集傳。葚。知林反。耽。持林反。蓋兩句相叶也。然頗不得其據。六帖正叶。亦此篇全關。豈以此等耶。魯詩世學云。葚。叶繩屠切。而吾吳俗呼葚亦音如耽。則從魯詩世學似捷。○落若一叶。葚耽一叶。說說一叶。蓋三轉韻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

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孔疏。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鄣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襍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丈夫諸本俱作大夫非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

嚴緝。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

言之。貌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爲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爲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爲反復無窮極。

麟按集傳。隕。于貧反。與。師莊反。行。戶郎反。黃隕貧一叶。湯裳爽行一叶。極德一叶也。亦三轉韻。○魯詩世學云。隕叶于君切。爽叶音霜。行叶音杭。○童容名物疏引鄭注又曰幢容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

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旣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

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孔疏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揔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許解作決、信髮之故結髮之甫田傳云、揔角、聚兩髦也、

總緯總角之宴、李氏曰、宴、安樂也、旦、旦明也、昊天曰旦之旦、

說義也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義以爲興也。

反字正興岸泮二字語相應○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苦之歲月耳○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側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麟按岸泮之云○以兩句反興四句也○疏義說大明詩緝本子由○然多一層矣○故曰六義於先儒尚有未明者○无此類○集傳○思○叶新齋反○哉叶將黎反○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辨錄　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

楫按集傳右叶羽軌反。讀詩世學音以。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孔疏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云。觿貌如錐也。

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楙傳帶紳也。

服緯牋曰。芄蘭柔弱。常蔓延于地。

說通本不勝枝。服不稱。表此興意也。至二句止容兮遂兮。垂帶

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麟按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為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也○此從朱子兩可採哉處○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知於我則言不足為我所知也○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且於字亦無著處○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觿○內則注○小觿以解小結○大鑴以解大結○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開同)體、鄭氏曰、

術也。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毛傳】能射御則佩韘。

韘拔名物。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捨。所以遂弦。謂之極。三者。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者。以其沓于指也。馮嗣宗曰。玦決抉。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韘之爲玦。許叔重亦以爲然。韘之

為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辨為玦者○故易之為沓○然則以辯為沓○又出何禮文邪○故雖禮書之解左○袒○鄭箋○寔不可從而朱注亦以毛傳作決別之於前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通解刺童子驕等作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度毛傳作渡衛在河北○宋在河南○〇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

可住○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孔疏○子無出母之道、故當知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嫉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

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
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
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物德故也、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姪娣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
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
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禮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
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
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
○文○鄭○[illegible]○出○　○○
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

詠國睢陽縣。

嚴緝曹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渡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跂舉踵也、脚跟不着地、

說通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

辯按望字平聲。今詩家望叶平。忘叶去。多互用也。埤雅云。葦。即今之蘆。

(七)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解按葦渡及不容刀。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宣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

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

呂記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辭。非大義也。

嚴緝疏曰。戈殳戟矛。皆插於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之則執之。輢音倚。車旁也。又音意。

輯纂說文。殳。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鼓兵同強。殳無刃。可數打人。同強。上下同堅勁也。

通解下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

麟按、禮書云、細而能數、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祋、祋亦殳也、蓋殳雖遠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侯人荷而趨、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悅己容、

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大全、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櫛

預齊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淅米汁、靧洗面、

韡按集傳、傳曰、女為說己容、韡錄引豫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之說、而大全因之、然非此容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耳、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 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

孔疏 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

禮注云、此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兩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揔名、房內外皆名爲堂也、

大全本草注曰、萱草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陸、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也、

六帖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注謂一物、再考、

補按馮嗣宗云、案朱傳云、諼草合歡、誤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或者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草乎、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

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之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繫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爲禮也

麟按水自帶以上曰厲成句也故曰淇厲則言無帶以足之不必深求帶叶丁計反魯詩世學音帝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麟按服之叶側與關雎次章同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嚴緝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

大全本草、木瓜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楙、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廬陵羅氏曰、瓊瓌

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于衡、下維璜牙者也、

麟按禮書圖。琚狀正圓。有肉有好。蓋似璧也。然朱氏又謂琚如圭而正方。亦必有據。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為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瞻比之例。依魯詩世學云。

叶古于切。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麟按瑤、說文云、美石、魯詩世學云、白玉、

○按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釋文、玖、書云、玉黑色、

孔疏、傳言瓊佩玉名、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瓊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襍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辭、按玉輕石重、惟寂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玖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交里切○馮嗣宗云、木桃木李、依埤雅似即木瓜之類、非即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又即

桃夭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大全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概為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方中淇奥等篇、不在此限、

詩經說約卷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雒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雒邑為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雒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他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孔疏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於河、而王城在河南雒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城、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信二十五

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〇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凡十一世、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

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本紀又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

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書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

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比諸本、通作此、非）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

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
大全閔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而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黄氏曰、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隷河南、
麟按、歷山疏義亦作驪山○繒國在沂州○本與鄫通○余四書說約辨之者誤也○○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

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呂東萊云、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

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孔疏】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稙、故黍秀而稷苗也、

【嚴緝】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曰、本

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糯耳、釋草曰、粢稷、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今曰、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穄也、與黍同類、孟詵云、八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

疏義許氏曰、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粱、

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
謂獨長於衆穀也、○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
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
興○
大全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想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
欲指斥其人也○
六帖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等字○
今但就感黍稷而興歎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
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情○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

自○有○含○蓄○且不失詩人渾厚之旨○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令人多說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知我所憂者何在、卒亦歸於不知而已、此說非是、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且一詩綱領○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此意詩中所無○為此說者○不過泥註中莫識己意○故曲為之說○亦可謂過於信傳○而歆於背經矣○且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莫識己意○朱子亦是會意解○未嘗謂兩項俱是不知○何勞如此斡旋耶○大抵說詩○全要尋取立言之旨○若拘泥傳註○是說傳○非說經矣○況

與傳意相訛舛豈不可笑 ○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言知者用以喚下不知鴻雁有知有不知意重在知其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溫厚之趣即此可見若作一側便見呆話 ○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故也此書外意不用 ○讀詩看本來要圓活看傳註要圓活有諸家疏義要圓活如渾天諸儀相似餘曉此義無所不通若一字拘泥則無所不滯此第一關鍵不可不知也

說通人字舊兼幽平胡休復云東遷之禍不在犬戎而在艷妻嫡廢之日意更遠矣

麟按、天、集傳鐵因反。與人叶。毛詩世學汀因切。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麟按、噎字讀當如壹。字彙音乙。亦引此詩為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成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通解」按三章皆一時事。首言苗。次言穗。又次言實。只是變文以協韻耳。以桃夭詩例之自見。不可以為往來非一見而所感愈深。如此說。衍為所見之稷每異。而所見之黍前

後但雜離邪。其說不得通矣。

觧於此亦本嚴華谷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之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䟽按集傳哉叶將黎反來叶陵之反與期叶思一韻也不知其期曷至哉本可作兩對雞棲三句又是因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雞棲則日夕而羊牛亦下來似以日夕為主然句法相適亦不可太作牒縛此當意會耳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早歸雞先於牛講意曰此曰羊牛叙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類之大小歟

悠見傷然側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且注疏○蘇子由詩集傳○諸傳記○詩緝○諸本○兩章俱作羊牛○無牛羊○即今本或係傳寫之誤○尤不足據○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雞棲不日不月○歎其既往也○曷其有佸○傷其方來也○亦可作兩

封○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益於不知其期、征怨之意慨然矣、文武宣王之路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六帖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但要形容他中心無累○安

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末句獨韻收下周○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麟按由房○據疏義有二說○如序說○則房即房中之樂之房○君子猶簡兮之碩人也○如朱說○則房在室旁○只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朱說而以房為作樂之處○自無妨○教訓舞位者○亦恐非有專設○卽舞處是位也○必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亦太拘○

○附序說、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亦從之、故集傳又爲兩存之說、然必以前說爲

定罔不待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〇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〇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〇鄭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〇其或作記、或作

〇已讀稱相似〇

【輯錄】其〇語助字〇

【天金】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〇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成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〇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徽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〇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〇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〇

六帖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已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解按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呼以莫及也集傳懷胡威反與歸叶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䟽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許甫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通解甫注不知其國所在、王應麟地理攷謂在宛縣、即甫侯所封、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封於呂、按宣王時申伯以王舅封於謝、亦宛城地也、左傳楚子重嘗請取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

臣田不可。孔氏謂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吕即甫也。

豐坊魯詩世學云。甫侯爵，與申同姓，吕氏。成王封太公支庶於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左宣王中興。又二世為荊所滅。此較前二條尤鑿。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也。

孔疏變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

故易傳以蒲爲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大全穎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辯按衆詩世學云○許男爵○又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申侯衆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則以報與戴脊○戍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莫忍○可置不辨○◯蒲字讀當如蒲豐氏又欲以許音吁叶蒲○亦未詳孰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

以上斷○制先兩段意

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

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大全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爲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忌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素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

雷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乎、王卽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麟按、詩傳即不必為子貢作、然於黍離云、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而不予翼戴、固特筆也、又在宋諸大儒前、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

仳、別也、慨、嘆辭、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今悔無限

疏義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麟趾亦四句止下二句另轉○嘆平聲○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

嘆、凶年而遇相棄背、益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嘆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嚴緝、長茂者亦為所暵、

贛按集傳脩式竹反、歗息六反、與淑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

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王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六帖三章。皆深悲極痛之辭。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

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取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與也、以兎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

發解曹氏曰、我生之初○謂幼稺也○

通解我生之初○乃周轍未東之時○不可徑說文武成康○

說通百罹、不專指兎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麟按朱子辯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諸侯背叛四字偶沿序語可以不用為叶吾禾反惟叶良何又

○有兎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此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造亦為也覺寤也

孔疏傳稱覆車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罬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疏義即今翻車網也

麟按馮嗣宗曰、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兔者。蓋正釋則定散文則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莊子削格羅格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下。是取獸得稱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兔。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兔罟謂之罝。而西京賦云結罝百里。實兼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罦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

則亦无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已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疏義】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餘按】餘說亦有作正興者○然玩集傳當爾○後○二○句○又○深○一○層○之○

辭已矣所而又承顧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水厓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
不有寡君、
大全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
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大全洒音跣、猶洗也、○東陽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

洗蕩齒入若脣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大全東萊呂氏曰葛爲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病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輯按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曰三秋不止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三秋未圓恐只是變文叶韻耳集傳歲本與艾叶

會詩世學艾叶五內切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

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

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孔疏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

青色者則如緅、故得如爵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毳冕之緅、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綉、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雀、其赤者如赬、故二章各舉其一耳()

大全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爲首、益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毳、

麟按禮書曰、說文毳、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繪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爾雅云、蜼卬首而長尾、郭璞云、似獼、色黑、尾

數尺、鼻上向、兩則以尾著兩指窒其鼻、蓋虎取其義、蜼取其智
狀蜼宗又曰、宗彝、鄭以爲虎蜼、孔氏書傳云、宗廟彝樽以山龍
華蟲爲飾、古禮云亡、未知誰得其正也、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哼哼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
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增釋此章申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增釋、何氏英著、亦附疏義、下同、

辯按穴叶尸橘反○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辯按施叶時遮反音蛇○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麟按玖叶李子亦舉里反與木瓜一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

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北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大全掘突之掘、音鶻、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鄭州、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麟按曰。新鄭。次王宜也。武公於平王。亦所謂是君是卑者與。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
粲、餐也、或曰、粲、衆之精鑿者、○舊説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
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
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
無已也○
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之館○
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
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

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鬭、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

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虐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

通謂此服為朝服○周緇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

飲食雖大小事。聖人以之為禮。故小民愛君。頼飲食之也。

疏義飲饌曰餐、又爾雅注、今河北人呼食為餐、音孫、○按序以此美武公、耕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世總其善者无可美、況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弒時、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公之作明矣、安言德稱其服、

大全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粲、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說通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模擬之情

適館授粲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久於其職詩中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觽按敝字還字俱略斷兩予字際對緇衣之宜而或敝予則須改為適子之館而既還予復將授粲固自齊整也通解謂三章各上二句換字為韻而下二句一律宜上二句截亦通○還詩解音旋鄭魯詩世學比簡切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通解　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

麟按字彙亦無安舒之解○解宜只主大說○蓆○魯詩世學蓆作切○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大全　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

講意　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於申○以為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之功○故使之世於其職也○春秋責備

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於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於司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肖○非惟有克段于鄢之惡○而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畀虢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

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呂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麟按色理微赤、陸璣疏作木理微赤、○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麟按兄叶虛陽反○魯詩世學虛郎切○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輞錄韌音刃、堅柔難斷、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

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孔疏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是里內之塗道也、仁者、行之美名、然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通解仁字應居人說。

韡按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洵美美字。黄才伯曰。便提輕利。徐士彰曰。無可增義。徐說較渾而該也。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獸也、冬獵曰狩、

通解好字應飲酒說○

麟按好叶許厚反○魯詩世學亨苟切○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通解武字應服馬說○

麟按野叶上與反○魯詩世學音五○馬叶滿補反○魯詩世學莫五切○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孔疏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一、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

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

鄭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大全、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衢、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雙峰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驂則諧和如舞、○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芟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辯按于田在藪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過落亦文勢必然
三章皆如此也通解云當首句一段下直至公所又一段非是
○上段四句三章俱說御馬大概之辭也在藪以下又是指其
實而言之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固
有虛實之辨○只叔于田一句無韻下九句俱一韻馬叶滿補
反藪叶素苦反狃叶女古反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

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雁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鑣曰送、孔疏小戎云、騑驂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兩服中央夾轅者也、曲禮注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

疏義 拔矢括也○鑣弓弰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磬控見其善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之辭○軒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

大全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

括矢御弦處廣韻注云𥴭弓弭弭弓末

六帖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之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

章叔在藪本叶舞舉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園有

桃第五句心之憂矣本叶殽謠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如

此之類但楯一二不能備也

韓按御當音迓與射叶控又句與送叶也亦與首章例不同

無同云控是縱馬從禽控是止馬以射若空空作御馬說於獵

無干厥罔云縱是引滿之餘合拔而放弦覆𥴭謂引滿時弓消

忌、○

句內既含拔則弓隨勢傾側其弰反外以送矢也○供明○但四字○

蒙○塑○易○版○作○者○又○須○得○其○神○彩○生○動○處○而○不○呆○呆○癡○解○字○義○方○

鈔○此○畫○家○神○品○能○品○之○別○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鴇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

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

罕、希、釋、解也、掤、矢箭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

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孔疏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氷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
云氷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
傳掤爲覆矢之物鬯弓蓋弢弓而納之鬯中謂藏之也
嚴緝筩音同箭室也用矢則舉掤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
下其掤以蓋箭也卷弓衣也○田事既畢則炸馬舒遲矣叔發
矣希罕矣釋掤以覆矢矣以卷卷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
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炸段洋洋之意矣
解按鴇叶補苟反此在數字又與手阜叶與首章同慢目與罕

叶。椆自興兮叶。與次章同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呂記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而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〇承

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毋之愛。玩於莊公之帷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也、

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鄭箋○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孔疏○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地○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

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也○

蘇傳高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而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清鄭邑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一乘二矛備折毀也○

呂記孔氏曰、魯頌説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纓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解錄矛、鈎兵也、酋為短、酋之言遒也、遒、迫也、建、邪迤立之也、

麟按禮書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文曰○矛象形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句兵○蓋矛之為器○上鋭而

旁句上觀所以象物生之苦○旁句所以象物生之句○舊言其就○兌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〇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爲昭公○一曰突○是爲厲公○又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弑○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踕立○〇彭叶普郎反○旁叶補罔反○英叶於良反○

〇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

獎而蓋所存者喬而已○

觧按重喬○享英俱獎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八字畫出）

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也○

以擊刺者也○抽○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

好○謂容好也○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

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孔疏左旋云云○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將居鼓

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

鱗按紬○叶音胄○陶○叶徒候反○柚○叶勑救反○好○叶許候反○○集傳

將車之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將車○蓋對兵車而言○與孔

疏○謂○將之所乘車○正合○人自習而不察耳○然亦自讀疏義○及嚴

合閩家本方了此義○書之不可率觀如此○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

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然而逞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通解理出於天謂之命。舍命不渝。猶言安居理中而不變。

六帖 合字○與歛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同義○

解樓 侯○叶淇祜反○象詩世學又回何居切○張平子西京賦與拘叶○亦同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

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歐義 彼剛種正直之人稱其服○

嚴緝 緣袖○言以豹皮為袖之緣○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通解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閒之。以羔為裘。以豹飾袪。異於國君服色。

六帖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意。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歐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亦謂稱其服也。

呂記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數。范氏

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

韓 按英裘義已見羔羊疏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是粲然光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說通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大全擥與攬同撮持也孔氏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鄭按摻訓攬與執複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亦云手好貌○()袪叶起據反○禮記注云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鄭按好叶許口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嚴緝蘇氏以明星爲啟明、蓋今俗所謂曉星也、

麟按子與以下皆婦人語而詩柄曰述判作詩人語者因有起手兩句一問荅也章法大段與孟子見梁襄王章一般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孔疏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韻按加○居之反○與宜叶○老○呂孔反○好○許厚反○與酒叶○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其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

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觹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大全孔氏曰、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麟按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組之半。所貫曰琚。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物也。餘則悉同詩圖

矣○其散圖○則琚瑀爲一物○如璧○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木瓜大全羅注云○琚處佩之中○上繫於珩○下維璜衡牙○則雖今三組之半○皆貫一物○亦同名琚○無瑀○瑀名也○又集傳貫一大珠曰瑀○則瑀眞珠矣○釋文又云○琚○佩玉名○瑀○石次玉也○字彙又云○瑀○石似玉也○則○豈○琚○而○瑀○爲○之○曰大珠者亦非與○種種參錯○亦不但如嗣宗朱氏以兩旁之中爲琚羅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爲琚之疑○姑終闕之○

○集傳○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小雅憂心孔疚叶我行不來○大雅王猶允塞叶徐方既來○亦俱六直反○而讀贈爲則無據○故徐文定云○或贈順間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魯

詩世学又云、來、叶音釐、贈、石經本作貽、○然究以集傳說為正、
語類亦云、來音釐、贈入聲是也、出車謂我來矣叶維其棘矣○亦
六直反讀如勑○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
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
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孔䟽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與草同氣、故在

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
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
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評録]陸佃曰、舜取瞬之義、令人言一瞬、○慶源輔氏曰、鄭詩惟
此篇為男說女之詞○
[麟接]將翶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
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為證○以為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
河上乎翶翔○上篇亦云將翶將翔弋鳧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
套○語○耳○華集傳叶芳無反○詩世學音呼○

〇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輯錄] 德音不忘者、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大全] 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〇各以其類也〇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〇世衰道降〇徇情肆欲〇所美非美者多矣〇

[纂] 按集傳〇行〇叶戶郎反〇英叶於良反〇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疏義彼所宜有者皆有、此所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大全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麟按此反興也、然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蓋喜極而謔之之辭、華集傳亦叶芳無反、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大全張子曰、龍是紅草、其枝餘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艸云、紅草一名鴻藹、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藹音纈○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辯按集傳○和叶戶圭反○衆詩世學音回○六帖又云○蘀伯○吹和○亦屬韻也○倡予者女也○和女者予也○四字自爲○應答○亦佳句○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爲興○通解從之○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蓋蘀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爲無義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辯按大全輔注曰成成汝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義曰成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注較直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六帖詩有末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

滔滔不歸○維水泱泱○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茁者葭○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首章葭豝虞本叶而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于田○

麟按兩騶虞本各叶○說已見前○但如麟之趾三章君子陽陽二章末句皆不用韻○例與此同耳○文定蓋偶失載○不足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面貌丰丰然豐滿○

釋按集傳○○叶芳用反○巷叶胡貢反○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褧兮、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鄭箋、褧、蓋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

麟按集傳○行○亦叶戶郎反○駕予與行○句法頗與倡予和女一例○益○一○國○風○調○每○相○同○者○如○此○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鄭箋此女欲奔男之辭○

呂記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輯錄除地夫草也○町町平意○

麟按字彙○町田區畔埒○町町○當是言其塍畝整治○故曰町町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麟按彙詩世學○不知果本石經與否○然謂論語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爲此篇之首章。其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四句。爲狡
童之首章。各三章章四句。連作卽佳。因附載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辯按喈。集傳叶居奚反。魯詩世學音基。嚴華谷曰。悅則夷平。憂則鬱結。故集傳訓夷爲平。而總注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嚴緝〕錢氏曰、膠膠聲雜也、今曰、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雞之聲也○

〔麟按〕瘳集傳叶憐蕭反○瘳詩世學音超○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孔疏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複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黼按禮書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又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備五采以為樂也禮記纂注曰重慶純繢畫飾也具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奧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惟袷則廣二寸然則羔裘於豹飾曰緣袖丗曰子袷者各指其一處而言之其實純緣總名又二字通也故爾雅曰緣謂之純禮書注曰純緣邊又曰飾衣曰純謂領與袂深衣又言純袂緣純邊注曰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純襟旁及下齊也集傳純緣連言蓋以丗與但禮書云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行有緣而純施紕綼裼褠襈揃皆緣

右也。特其所施者異耳。又小異。又按禮注疏。則具父母衣純以青。以下。皆言深衣之制。非常時服。釋器衣眥謂之襟。眥通作皆誤。釋文皆才細切。爾雅孔疏。方言曰衿謂之交是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孔疏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玟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

大全禮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麟按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云青組綬者○因毛傳耳○瓀○音軟○

組○赤黃之間色○組綬初只是一物○後世乃別其制亦見禮書○

集傳○佩○叶蒲眉反○來○叶寧之反○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

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疏義記曾子問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

麟按此興意亦至四句止後二句另補

〇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興也

麟按集傳信叶斯人反不信指平日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室家○而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孔疏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强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

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

嚴緝縞衣綦巾、稱其素、猶云荊釵布裙也、

麟按馮嗣宗曰、此巾以為婦人裹頭之巾、未詳典據○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禿幘施屋也○至東漢魏晉○吏以巾為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子婁冠亦謂之巾幗○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王○意○者○婦○人○裹○頭○

者可通名巾與楊用脩以巾幗爲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據
也注疏不云無以明矣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
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孔疏、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
臺○謂當門臺也、○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
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
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

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黄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大全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

對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

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
得以適我願矣
疏義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
麟按大全皆本疏義者也然於言六義處每芟而不載可笑
集傳漙叶上兖反願叶五遠反王應麟困學紀詩引顏氏正俗
云漙呂氏字林作𩃬上兖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

淫奔者自敘之詞。

孔疏陸璣疏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呂記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冨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蕑即今之蕑。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者、蓋泥毛公香艸

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釋錄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
韻按集傳○渙○于元反○與蘭叶○為一韻○既且之且○子餘反○與兩乎
字叶○為一韻下樂謔藥為一韻○凡三轉也○下章同○釋文曰○渙○韓
詩作洹音九○于元反或本此也○「士曰吾既往矣○叄從之也○女
復勸男曰○且復更往觀乎○洧之水閒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則是
復○勸以○下一○串○語○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云云○呂巖俱如此
說○然亦本鄭氏○」信訏且樂○即○非○一○游○可編○語意尤可想也○
〇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補按前曰相○後曰將○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不必爲誤字○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

悟之前。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益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說約卷之六 終